

双凤

曲延坤



7.7



曲延坤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十二篇，中篇小说一篇。作品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，着力反映了农村的新人新事，新思想，新面貌，有的则以尖锐的笔触批判了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。作品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质朴。

双 凤

曲 延 坤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0.25印张 2插页 223千字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书号 10099·1495 定价 0.83 元

目 录

挂 画	1
黑帖子的来历	11
疾	32
“调 令”	56
妹 妹	70
孙二牛的故事	93
电话员之歌	110
双 凤	123
刘区长和他的爱人	138
旅 途	155
收音员小王下乡记	166
暴风雨之夜	189
腐朽的灵魂	216

挂 画

在这次县党代会选举中，县委副书记韩骏，差一票落选。

韩骏的爱人孙华听到这个消息，心中十分难过。在她看来，如此当选，跟落选也差不许多。她感到一种新的威胁正在向她步步逼近——如果老韩今后不来个“大转弯”，他们这一家子又好第三次搬家了！而韩骏却恰恰相反，他乐哈哈地走回家来，对孙华高声大噪地说：“老伙计！快去给炒个菜，喝它二两！”

孙华心焦地说：“怎么，为你庆祝选举胜利呀？”

“是个大胜利！”老韩有点得意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开始我是准备落选的！”

“啊？”孙华吃了一惊：“你……”

老韩解释说：“咳！你不知道——在选举之前，有几个人到处煽风点火，说我是被地委轰出来的，被县委赶出来的。但多数代表不信这种流言蜚语，还是选举了我。你看，这还不该庆祝吗？”

听了老韩的解释，孙华反而更加心神不安起来。她想：“怪不得差一票就要落选，原来他的对立面如此强大呀！”

这天晚上，韩骏的呼噜打得特别响，而孙华却是一夜失

眠。一些平日和孙华关系好的同志，曾经多次对她说：“老孙！你这‘内务部长’，得好好劝劝韩书记——今后干工作得灵活一点儿，太认真了可要吃亏呀！”还有的说：“老孙！你那口子也太‘死心眼’了，现在的官不好当，得罪一人就少一票呀！”对这些好心的劝告，孙华听了只好苦笑一笑。老实说，为使韩骏在工作中“灵活”一点儿，她软硬办法都用过了。软法：晚上吹过“枕头风”；硬法：争过，吵过，摔盆子砸碗闹过，甚至为了制服这个年轻时扛过活、又在五七干校赶过马车的倔老伴儿，她还发动儿女进行过“围攻”。由于韩骏的两次工作调动，儿女们深受转学之苦，学习受到很大影响，报考大学均未被录取。一天晚上，儿女把老韩堵在屋里，展开了攻势。孙华为避开“后台”嫌疑，就到对门管文教的书记张如青家串门去了。她在张家玩了一个多小时，回家后悄悄地从门缝里一看，见他爷仨正在那里哭鼻子抹泪呢！半天才听韩骏说：“你爷爷在日本鬼子面前，不缴枪，不投降，站在马石山上，破口大骂侵略者，然后纵身跳下百丈崖，他老人家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一个主义！今天，我遇到一点小波折，你们跟着挪动几个地方就受不了啦？这哪象韩家的后代！儿子韩勇也是条火星汉子，只见他把眼泪一抹，攥着拳头说：“爸爸！往后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吧，我坚决支持你！”……

她终于找到一个好法儿。

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孙华到对门去看望张书记的爱人李倩。她听说李倩最近发现胸前长了个小瘤子，张书记要陪她到上海去作检查。不巧李倩到粮所兑换全国粮票去了，只有张书记在家。张书记把孙华让到客室里。孙华坐下后，见这位五十

五岁的书记，头发乌黑，满面红光，那胖胖的圆脸连点皱折都看不出来，便感慨道：“张书记，怪不得你的名字叫张如青，瞧你这模样，真不象个五十多岁的人。”谁知这张书记因最近听到有人反映他养尊处优，很怕人说他长得少相。他以为孙华的话里有什么背景，就马上半开玩笑地进行报复说：“你家老韩的名字也起得不错呀——骏，好马也！……”他本想往下说“不过这匹马跑的地方可不少啦，你得使劲把他拴住呀！”但一看墙上挂的字幅，马上又咽了下去。他这一微妙的变化，孙华并未察觉出来，还是接着他的话茬说：“什么好马？野马！整天在外面尥蹶子，得罪人。张书记，你们都是书记，又是邻居，你可要多帮助他呀！”

张书记习惯地用手把头发向后捋了几下（此系“健发功”的一个动作）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老韩干工作的认真劲我是很佩服的，不过——”他刚要批评老韩工作方法不灵活，看到墙上的字幅，打了个良儿马上改口说：“不过他太不注意身体啦。比如说，这个，这个出发下乡吧，公家小汽车那么多，何必非骑自行车不可呢？”孙华也顺着张书记的目光往墙上一看，原来在他对面墙上，挂着郑板桥的字幅小品“难得糊涂”。这字幅是刻碑拓片，黑底白字，书法古朴而独特，黄绢镶边，裱糊精致。孙华在心里说：“怪不得人说他‘是非面前不开口，遇到矛盾绕道走’，外号叫‘好好书记’呢！原来他在家里供着‘糊涂大仙’呀！”她见那四个大字下面还有一些小字，就凑上去看。越看越觉得对他老韩是“对症下药”。原来那小字写的是：“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，退一步，当下心安。……”她不由得高兴地对张书记说：“张书记！这字幅俺家里也很需要挂一张。那个老东西也喜欢郑板桥的字画，

说郑板桥在旧社会算是一个清官，我看就得叫他学学这个在山东潍县当过县太爷的外地人，再不能老掐着个死鹌鹑不放！”

张书记遇到知音人，不胜高兴地说：“我这是从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搞来的，你若喜欢，我可以想法给弄一幅。”

孙华说：“不麻烦你啦。我二弟在潍坊搞文化工作，叫他给操弄就行了。”

她又问了问他们去上海哪天动身，就回家去了。

“文化革命”以前，孙华在县人委担任经费会计，是个老先进工作者。经过十年文革，她的工作积极性被“革”掉了不少；特别是因韩骏以直招怨，接连两次被调换工作，对孙华的刺激特别厉害，她劝说韩骏不听，就想借助于郑板桥。她想把同样的字幅挂在墙上，让韩骏“抬头见，低头想”，联系“实际”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把自己从尖的磨成圆的，以免一次再次地“下放”。

韩骏原是地革委政治部组织处处长。七五年因反对地革委副主任提拔重用打砸抢分子，被调到一山区县委，当了一名名次排第三位的副书记，孙华也就跟着离开了那座生儿养女、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市，蒙受着“不受欢迎的人”的难言苦楚，到山区重新安家落户。可是在那里不到两年，韩骏又把县委书记得罪了。原因是：这位书记乘坐吉普车回家看家，回来时把外甥女带进了县城。他告诉劳动局长，说他外甥女说话声音好听，有“一嗓之长”，叫安排到邮电局当电话员。劳动局长感到此事有点棘手，就汇报到分管劳动就业的韩骏那里。韩骏找到书记，劝他改变主意，把外甥女送回原地，书记很感不满。不久，书记给他的精神不正常的儿子找对象，对女方施加压力，

韩骏在常委会上批评了他，因而矛盾更加激化。书记早就知道地委书记即前革委会副主任对韩骏有看法，就到他那里告了韩骏一状，说韩骏目中无人，狂妄自大，与他无法相处，坚决要求把他调离。不用说这状一告就准。不出一月，韩骏又被调到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去工作，并且座次由第三把手变成了第四把手。

瞧，多么深刻的教训！无数事实告诉孙华：这些年来，那拍马溜须、抬轿子的人最吃得开；那些为维护党的利益而敢说敢道敢顶撞的，最不得好！所以，她要叫韩骏走第三条路：既不拍马，也不顶撞，来个“糊涂大吉”。

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她给二弟要“糊涂”字幅的信发走一个月了，至今音信皆无，好不急人。这天中午，她正要写信去催问，却见刚从上海看病回来的李倩，提着一包东西走了进来。

李倩是县剧团的副团长。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在穿戴上还挺花哨。她和孙华比起来，是一洋一土，两种类型。这次张书记陪她去上海，几家大医院都跑遍了，检查结果仍然是脂肪瘤。他们在那里住了二十七天，南京路上的商店，“大世界”里的热闹，黄浦江上的风光，该看的都看了，该逛的都逛了。李倩添制了许多新式样的穿戴，还带回来不少味美花样新的食品。今天她送给孙华的礼物是两袋糖果，一方桶饼干。她对孙华说：“买这饼干，主要是图这方桶，你看上面这姑娘多俊！”老孙说：“哎呀，可是俊！这糖多少钱一袋？饼干多少钱一桶？”李倩说：“老孙，这可不是你叫我给捎的，是我送给你的，你要见外，可就对不住老邻居了！”……

李倩走后，孙华不住寻思：“今天李倩怎么这样大手大脚……”正在猜疑，韩骏回家来了。他一见桌上放的食物，便

火刺刺地说：“这是对门送来的是吧？”老孙回答后，韩骏说：“快把价格弄清楚，如数给她钱——这两口子真成问题！”孙华生气地说：“人家怎么着你啦？”

韩骏说：“怎么着？不象话！共产党员的气味越来越少！”

这可把孙华吓坏了。她怕被外人听去，急忙走到门口，看看外门闭得严不严。回头对韩骏发火说：“你混说些什么？人家这共产党员哪里不如你？不如你的选票少是不是？……”

老韩不愿再和孙华争吵，他转身从墙上取下手提包，拉开拉锁，从中拿出一摞单据，交给孙华说：“咱俩别吵啦，用事实说话吧！”这是张书记陪李倩到上海看病的报销单据，住宿单据只有一张，是锦江饭店开的，单价是两元肆角。孙华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便说：“你活见鬼了是吧？这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什么，没有问题？”韩骏两眼冒火：“花那么多钱还没有问题？”

老孙说：“我看人家还挺节约来！”

韩骏被气得脑门青筋暴起，把桌子猛地一拍：“你……你也学会他们‘难得糊涂’那一套啦？”

平日韩骏在孙华面前，是轻易不发火的。今天他火得这么厉害，孙华都感到吃惊。她还没来得及还击，又听韩骏说：“他们借口看病去逛大上海，住着一天二十四元的高级宾馆，你还说他们‘没问题’、‘挺节约’，你是真糊涂了，还是假装糊涂？”

这一下孙华慌了。她急忙又去翻看那张单据，呀！原来她把二十四块看成两块四了！她被这数字惊得呆愣愣的，半天才说：“天哪！他们怎么敢住这样好的房间？……”

韩骏见她是看错了数字，也就消了气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看这位天天念糊涂经的书记，他‘糊涂’得多么可怕！”

老孙皱着眉头说：“这单据怎么到了你手里了？”

“张书记到会计那里去报销，会计不敢报，找办公室主任去签字，主任不敢签，就送到我这个管财经的书记手里。”

“那你……你不会也往上推，交给县委书记？”孙华有点急了。

老韩说：“我是主管书记，怎么能推？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你是老先进工作者，懂得财务制度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韩骏故意地说。

“这……按照差旅费规定，超出标准的，全部自理。”

“那你不怕得罪人？”韩骏又“激”了孙华一下。

“这……老张两口子也实在太不象话！”孙华愤慨地说。

这件事对孙华震动很大。先前她做经费会计时，出发的同志住两元五角房间她都嫌贵。曾为节省开支而被评为县直机关先进工作者。今天张家夫妻如此铺张，她怎能不心疼呢！

此时，韩骏瞅瞅桌上的上海食品说：“吃了人家的手短，手短了就得给人家办事。快给她送钱去吧；她要不收钱，就把东西原封退回。”

孙华正在为难，这时门外有人敲门。她怕又是李倩来了，急忙把单据收拾起来，塞进老韩的提包。不料开门一看，是邮递员。邮递员先送给孙华一封信，又交给她一个长长的、硬硬的、象包在纸里的竹管儿一样的物件。孙华见是二弟的来信，便猜定那长物件一准是“难得糊涂”字幅儿，倒有些尴尬起来，心想：在这节骨眼儿上，要是老韩看到是“难得糊涂”，他非夺去烧了不可。于是她躲躲闪闪地想先把这东西放起来。可韩骏偏又盯住不放。他走向孙华，瞅着那紧握在她手中的物件儿，好奇地问：“哎！这长条儿是个啥宝贝？给我，我来拆。”

老孙忙把它藏在身后，说：“你靠边站，不用你！”

老韩笑着说：“你这老家伙！有什么秘密还背着我？”伸手就去夺。

孙华急红了脸，她使劲攥着那物件说：“咱可有话在先：这是我向二弟要的字画，我爱挂不挂，与你无关！”

对方表示说：“中！中！”

老韩把物件拿到手，把外皮纸剥去，抖落开一看，果然是在一根竹管儿上卷着一幅字画。这字画也是刻碑拓片，黑底白字，黄绢镶边，不同的一点，它已不是孙华终日盼望的那“难得糊涂”的字幅，而是郑板桥的一幅竹子画！

这是变的什么戏法儿？孙华有些愕然，急忙拆开信看：

大姐：

你好！

你要的“难得糊涂”字幅，是可以搞到的。但这字幅，作为书法研究，挂挂可以；如为躲避矛盾，逃避斗争，以此作为“免战牌”而悬挂，我看不好，有损你们的形象。你知道，这个字幅，郑板桥是在乾隆十六年写的。那时，他已为官十年，看到人间不平越来越多，自己难以应付的场面也层出不穷，一时产生了消极思想，同时也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懑情绪，才写了这个字幅。而郑板桥一生，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，经常以他的诗、书、画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，以画竹枝来显示他“一尺竹含千尺势”的宁折不弯的性格。姐夫和你，都是老干部、老党员，你们半生清白勤苦，不畏权势，一心为党工作，所以我送郑板桥的竹画一幅，以表敬意。……

看罢信，孙华一时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，愣了一阵，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并且为二弟的语重心长所感动，为他的“掉

包”而庆幸。二弟是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是个有学识的青年人。她感到二弟的话说得很对，又很婉转。毕竟，二弟还是一个纯洁的青年，但也有一定的成熟。看来，“糊涂哲学”并不那么威力无穷，深得人心。也许，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。……

韩骏似乎已看破信中的秘密，探索到孙华的心情变化，便故意取闹说：“二弟信上都讲的啥？把信给我看看。”

孙华说：“姐妹们的私事，不需你知道！”但是尽管这么说，她还是把信和画往韩骏手里一推说：“看吧，这可不是张书记两口子的报销单据！”

韩骏看了信，急忙把画轴展开，连声赞叹：“好！好！二弟知道咱两口子的心理！我们应当感谢他的教育和支持！”

这是长在岩隙里的一棵青竹，枝瘦叶尖，其势清雅高昂。郑板桥还在上面题诗一首：

咬定青山不放松，
立根原在破崖中，
千磨万击还坚劲，
任尔东南西北风！

两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坚劲的青竹，默念着那四行绝句，各自心潮起伏。忽然老韩说：“这才是郑板桥的本色，咱们这就把它挂上！”挂到墙上以后，他又拿出那摞单据说：“老孙！我要签字啦！”

“签吧！”孙华仍然凝神地看着画子。

“那你不怕第三次搬家了？”

孙华仍然看着那挺拔无畏、气势昂扬的竹子说：“要搬，就搬吧！”



黑帖子的来历

—

七八年腊月的一天下午，一辆大篷车开进了山河镇汽车站。车刚刚停稳，便从车门口跳下一个年轻姑娘。这姑娘上中个儿，红喷喷的鸭蛋脸儿，穿一件崭新的蓝涤卡棉猴儿，很象城里刺绣厂或是纱厂的工人。她系好绿围巾，把半布袋玉米拍打了两下，背在身上，提起黑提包向站外走去。

这姑娘名叫张竹梅，是山前张家的团支部副书记、农科队队长。她到城北前邓家农科队参观学习，今天才回来。

前邓家农科队，是全县有名的先进单位。竹梅在那里学习了三天，换回十斤玉米优良品种。在换玉米的时候，她才听说这个品种的来历：四年前，山前张家有个青年，送给前邓家十粒美国玉米杂交种K L80，经过五年繁育出来这个新品种。那青年推卤水经过前邓家，把车子支在农科队门前，要求参观实验室和实验田。临走时放下十粒美国玉米种子，说这个品种抗病力强，百粒重高。苗期表现瘦弱，长势缓慢，但到中期后，叶片展开，发育快，长势旺，耐肥水，抗倒伏，适宜密度栽培。前邓家农科队种下这十粒玉米，经过五年六代的选育，证

明是个高产优良品种。今年前邓家各生产队，普遍用了这个品种，亩产都在一千四百斤左右。

竹梅听说那青年是山前张家的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很希望本大队能有这么个好青年。她把全村的青年逐个排了下队，却都跟这青年对不上号。后来，她只好怪遗憾地想：这青年可能是山后张家的。

从山河镇汽车站到山前张家有七、八里路。竹梅背着玉米种走得很快，走到半路脸上就淌汗了。她不想休息，还是一猛劲地向前赶，恨不能一步迈到家。

竹梅从小性急要强，打算赶快回去整顿农科队，把那些想在农科队挣高工分、干轻活、混日子的人拨弄出去，再把那些聪明伶俐、有志于农业科研的青年补充进来。

她迈着大步，很有决心地想：要把农科队办成党支部领导生产的参谋部，科学种田的指挥部，大搞以种子为中心的科学实验活动，在几年内使大队全面实现良种化！

到家了。

竹梅的家在庄东头，原是地主张兴堂的三间场园屋。竹梅的爹老勤叔，年轻时给地主看场就住在这里。五七年老勤叔把这里翻盖扩建，改成三间北屋和三间南屋，是一所不错的住处了。竹梅走到家门口，推开朝东开的大门，进了院子一看，见北屋门上挂着锁。她感到奇怪：怎么爹出门只锁北屋门，不锁院门呢？……她听到南屋里发出“哧哧”的声音，转身一看，原来南屋门里安了张长案子，有个青年正握着刨子，很专心地在案子上刨木头，没听见竹梅开院门。

一见这情景，竹梅不禁脸红心跳。不用再问，这是爹请来的木工，在为她做嫁妆。对这件事，父女俩是有分歧的。竹梅

十岁那年，她娘因病去世，自此父女俩相依为命。现在老勤叔觉得竹梅已经二十四、五了，盼望她早把对象定下来。而竹梅呢？她早就对爹表示：找不着中意的人，一辈子也不出嫁！所以对制嫁妆特别心烦。没想到她出门才三天，爹竟把木工请到家里了。竹梅怪生气，真想把木工轰走，可又一寻思：家里有木材，两年前从房前房后刨倒三棵梧桐、一棵老槐，现在早打几个箱、橱放着有什么不好？这么一想，她反而高兴起来，提着东西走到南屋门口，笑嘻嘻地朝做活的木匠说道：“是哪里来的师傅呀？”

那青年听见有人跟他说话，停住刨子，转过身来。竹梅不觉大吃一惊，这是地主张兴堂的孙子张为民，怎么到她家干起木匠活来了？为民低下头，有点口吃地说：“大……大妹妹！你……你回来啦？”

“啊。你……你怎么……”竹梅一时心乱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为民低头解释说：“听说你家里要添家具，我……我来帮个忙。”

“噢！”竹梅冷淡地说：“你也会做木匠活？”

“会啥，”为民说：“瞎当当着干就是啦。”

其实，为民这两年干木匠活，竹梅早就知道。为民给东湾崖秀琴家打的立橱、半橱，给大胡同水芹家做的箱子、椅子，她都看见过。她还知道为民有一本制做家具的图书，谁喜欢哪种式样的，他就照样给谁做。他打的大橱，榫是榫，卯是卯，严丝合缝，你用手使劲推一推，一点都不摇晃，真能气死那五级木工。

竹梅知道为民的技术高明，但是总觉得找地主家的人来做